

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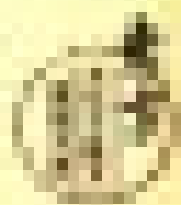
文化大散文
原创文库

烟霞边地

汤世杰 著

奢侈与富贵，浅薄与深邃，在很多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区分。读来读去，我读到的只有两个字：生命。生命的艰难和苟且，生命的崇高和卑污。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烟霞 边地

陈学超 著



陈学超，男，1942年生于浙江杭州，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学超文集
陈学超著

烟霞 边地

汤世杰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84P79/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霞边地/汤世杰著. —2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4. 1

ISBN 7-80627-476-6

I. 烟... II. 汤...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132 号

烟霞边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浙江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8 千

印 张: 11 插页 3

印 数: 1—5 000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27-476-6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自序

六十年代末，在大学毕业被耽搁了整整一年之后，我从中原楚地来到云南，掐指一算，至今已三十一年。初到云南时的那份新奇与忐忑、不安与无奈，早已随风散去，人生的漂泊感，随着年龄的增长，反倒愈加浓重。午夜扪心自问，三十年时光，即便一粒种籽，也已长成一株大树，而我在边地云南究竟做了些什么？留下的，除了那种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有的一份甘苦自知，就是一些别人看来可有可无的文字。

云南被称作边地，时间已经很长了。这个字眼属中性，说不上好，也无所谓坏，与古来对云南的大相径庭的种种称呼，诸如“彩云之南”、“瘴瘴之区”、“蛮荒之地”，已相去甚远，氤氲弥漫于其间那片巨大空白中的，正是云南辉煌灿烂的历史与文化，一如在高原的太阳照耀下，云南山川上空蒸腾弥漫的云气烟霞。

严格地说，边地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否则就难于解释，为什么上海、福建和广东，尽管同样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边缘，却从来没人把它们叫作边疆、边地。就像美国人认定美国

南方历史名城新奥尔良和夏威夷虽然都是美国领土，却在许多方面与美国的核心地带和主流社会有相当大的差别，因而宣布“这里不是美国”一样，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云南这样的边地似乎也不是中国——在中国人的词典中，边地、边疆，几乎是对经济上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的某种特指。请注意，我没说边地文化上也相对落后。事实上，经济的发达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成正比。一个经济上暂时落后的地区，很可能在文化上有着某种令人惊异的优势——如果文化不仅仅指的是教育与科技的话。在广义的文化范畴里，中国的西部不仅不能说是落后的，反倒应该说有着许多中原内地没有的可贵之处。中国的西部，包括大西北、西藏与云南，不仅山河壮丽，有着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还保存着丰富的古文化景观；甚至，在中原内地，许多由于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而早已或正在消失的文化遗存，在边地至今仍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五十年代，徐迟先生曾送给云南六个字：美丽、神奇、丰富。一个醉心于民族音乐的纳西人则说，中国在哪里？就在丽江。有点狂妄，可也多少道出了某种事实：丽江保存了丰富的古代文化，包括古老的东巴象形文字，古老的丽江大研古城，以及颇具唐宋音乐神韵的纳西古乐。在滇西北迪庆藏区，人们通过踏勘与查证，宣布他们找到了那片名叫“香格里拉”的古意盎然的土地。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他的长篇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曾对“香格里拉”作过描绘，在那里，人们奉行的“适度”哲学，与现代人崇尚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哲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小凉山的泸沽湖边，摩梭人至今实行的还是男不婚、女不嫁的“阿注”婚姻，而那正是世界上唯一一处保留着母系社会残余的地方。直到二

十世纪中叶，云南二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些民族，还分别处在原始部落共耕制、奴隶制、封建领主制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相对封闭与偏远，发育程度不尽相同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杂然共存，以致云南事实上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博物馆。而与此同时，历朝历代中原王者，都与边地云南有着错综复杂的交往，恰如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写到的，“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

可惜，除了猎奇，边地这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至今还没有引起多少内地有识之士的关注。世界到了今天，文化的多元性，不同形态的文化共存共处，早已是大势所趋。文化从来没有高低之分，正如民族无大小之别，这早已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所证明。

当我作为一个漂泊于异乡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流寓云南的作家，在日复一日的研读中对边地壮阔奇峻的自然山川和绰约多姿的文化景观逐渐有所体认、有所感悟时，我有关边地的写作也就开始了，从不自觉进而自觉，从浮光掠影到渐渐深入。我非文化学者，也不是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思想者，尽管我同样也要思想，尽管有时我思想起来还痛彻肺腑。我所写的，只是我研读边地的大自然和文化的一点感悟，一点思索。我喜欢边地，也为它吃过苦头。在我心中，这片土地美丽而又寂寞，热烈却又荒凉，富有却又贫穷。在一些民族文化的富藏地带，兴奋雀跃、留连忘返与沉郁徘徊、痛心疾首几乎同时袭来。尽管我越是深深地卷入边地的生活便离人世越远，可命运赐予我的，却是一种实实在在

的滋味，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自信只在，相对于土生土长的边地人，或许我会有一点超脱，有一点旁观者清。会多一点客观，少一点偏激，多了一份诚实的叙说，少了些狂躁。这一点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并不那么重要——一切都要看你怎么去想了。

那样的文字，除先前已收进两部长卷散文《殉情之都——见闻、札记与随想》和《灵息吹拂——香格里拉：从虚拟到现实》的以外，尚有一些零散的篇什，关注的大抵是某一地域的自然与文化，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一地域的历史，多少带有某种文化沉思的意味。当上海东方出版中心的文学武先生约我编一本边地文化的集子时，我答应了。恰逢农历新年前后，每天早早起来，在一片曦微冥寂的晨光中，一边整理着已成的篇什，一边又新写了几篇；偶尔抬头远望，堆垒于天边的云霞一如山势，而远山则燃烧蒸腾灼灼如烟霞，于是有了《烟霞边地》这个书名——烟霞者，云气也，山川胜景也。但“烟霞”于我，远不止于只是山川胜景，更是边地数千年历史的辉煌堆垒，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文化的斑斓辉映。现实与神话，现代与古老，自然与人文，情感与思索，它们纠缠、叠映在一起，恰如滇中考古新近发掘出的几千件珍贵的青铜器，浓缩了整个边地的悠长时光，即便湮没多年，一经拭去岁月的尘埃，仍闪射出令人炫目的光芒。

治理这片土地，需要的是封疆大吏。

抒写这片土地，更需要史笔与敬畏。

写到这里，我突然有些惶恐起来——幸好，愚笨如我者，并不存有以此对边地文化盖棺定论的奢望，无非一个羁留边地的读书人在此生活多年后的一点观感，兴之所至，信笔写

来，好歹由之，任人评说。与那些对历史进行条分缕析、文字精细的文字间笼罩着浓郁的文人气韵不同，这里弥漫的只是一派粗砺的山野之气。事实上，“人间一切艺术，不过是大自然的艺术副本”。我能做的，只是为云南这件古老而又巨大的青铜器掸尘去土、标记编号的工作，至于从中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发现些什么，当然只能寄望于读者的一双慧眼了。

烟霞永在的边地是幸运的。

青铜不腐。历史不朽。文化亦将不绝。

1999年2月28日

于昆明翠湖畔

自序 / 1

悬壶之地 / 1

季节无言 / 12

歌舞之帷 / 27

古道与野店 / 42

阳光三叠 / 71

金沙行吟 / 80

雕塑石林 / 113

翠湖鸥事 / 132

野栗树林记 / 155

茨中：飘忽的教堂 / 167

绒赞卡瓦格博 / 213

扎染大理 / 239

石窟与歌 / 250

十二岩子坡 / 277

四方街访古 / 284

竹楼魂 / 308

附 录 / 334

悬壶之地

一

古有医者，悬壶于肆，药治世人。云南却“倒提悬壶”，让“九地黄流乱注”，赈济天下；这“是否意味着它是源而不是流，是本而不是末”呢？

——说此话者，西北汉子雷达也。对“云南实有倒掣天下之势”一说，他叹道：“好一个‘倒掣天下’！所谓‘倒掣天下’，是否有点反弹琵琶，倒提悬壶的架势，是否有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的景观，是否意味着它是源而不是流，是本而不是末呢？”雷达从八十年代起几番到云南，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到云南，邀了几个人在一间小屋里谈文学谈小说，何等畅快，没想他心里还装着一个他没读懂的云南。九十年代初他又来云南，刚到芒市，半路上因另有公务，被叫了回去。他说，直到近年他再到云南，才颇得了些云南的真谛，算是读懂了云南——历时已十多年。

感叹云南难读的自然不止雷达一人。同是西北人氏的贾

平凹,1986年夏天来云南时,曾往昆明西山一游。在《游西山》那篇千字文里,说到昆明西山石崖上“疑心是文神所作”的“象形文字”时,他也深感“我亦没读懂”。那天在西山龙门极顶参悟了文曲星后,我们一起去了龙门背后的“小石林”,凝望着石崖上酷似象形文字的石纹,他曾久久伫立不语。四野无声,白云自行。他的模样颇像佛家人的人定。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什么。不久他才在那篇短文里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亦没读懂”——他说的是云南的山,其实,云南的江河也莫不如此——金沙江的浪,澜沧江的水,哪一处不是深奥莫测,流淌着无尽的玄机?

初,以为文化人也,“云南难懂”之说,不过行文中故作惊人之语罢了——云南阳光明媚,山河坦荡,并无隐藏,也绝无晦涩,有何难读,竟有读不懂之事?细细一想,我在云南多年,就读懂了么?三十年前我初来云南,当然没读懂,三十年过去,也难说就读懂了。这片孤悬于唐诗宋词之外的山地,其难读并不在于晦涩,而在于它的深奥。

——比如云南的大山大岭,还有它的大江大河。

二

江河永远是神秘的。

从小在长江边长大,我对长江大河总有一种天然的依恋。长江的河滩上,我放过风筝;长江的波浪里,我洒过水;长江边的码头上,我用一副箩筐扁担,挑起过生活的重担。我爱它,也恨它,我靠近它,也疏远它。每年一度的水涨水落,也如同那个不更事的少年心绪的起伏。那时我问浩浩江流从何而

来，到了云南，我又问江河向何而去。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相对说来，宇宙是“不动”的，如果没有行走的星体，我们所崇仰的天空，不知要少去多少魅力。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切自然之物，再没有像江河这样，以一种世代不衰的伟力昼夜奔腾的了。一动不动的、屹立千古的山岳固然让人崇高，如果没有奔流不息的江河，人类恐怕就要少去许多智慧。偶临大江大河，常顿生一派豪情，也平添几许灵气。凝望片刻，明明是在大地上奔流而去的江河，转眼间会如同从我的身体和灵魂间穿越而过，源源不断的江水——浑浊的或是清澈的，冰凉的或是滚烫的——带着雪山、森林、大地和阳光的气息，蓦然流进我的身体，浸湿我的每一片思绪。大地的血管与我的血管在霎时间连通了，我的血管成了江河最细小的支流。那一刻我会突然为人的血脉与大地的血脉如此相像而震惊！神秘啊，每条江河都神秘得不可思议！往往，还没等我们掬一捧江水洗去满身的愚顽，江流就在顷刻间浇开了我们瘦弱的慧根，发芽的心情转眼就铺展开一片新绿，尽管最后生长出的是花是草是低矮的灌木还是参天大树，还很难确定。“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作为人类面对江河时惯常心态的写照，我们从那样的诗句里感受到的，当然是时间，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恢弘博大的气象，那绝非经年蜗居书斋的人所能想象和描摹的壮阔，着意的无疑就是空间了。江边往往风景奇特，哪怕只是一道山中小溪，也包容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沿大江大河而行，眼前有山、有水、有云；山里有峡谷，峡谷里有森林丛莽，有四时花木；江上有风有浪，有舟船帆楫，有放排人有纤夫也有拉纤人回肠荡气的森森号子……石头在呼吸。草木在生

长。云彩在飘动。它们氤氲蒸腾,汇聚成一股浩然之气;江水奔腾,滔滔不息,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古到今,又从今天流向未来。人世沧桑几千载,时光漂白了世间最美丽的颜色,岁月淘洗净最壮丽的人生,但江河还是江河,很少改变自己的模样。它从不因人世的喜怒哀乐而有丝毫变化,它看上去冷酷无情,事实上却是人类心灵最大也最慷慨的施主。在这个意义上,世界上最长的就是江河——不管是大江大河,还是小溪小河——因为,江河的流淌最接近于时间的流逝。恰如日本作家德富芦花所说:“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涵义。”

德富芦花的慨叹,是在读了孔夫子之后。两千多年前,孔夫子面对一条不知名的江水慨然叹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那声慨叹穿越漫漫历史时空,如今依然响彻于耳,让我们感到某种水晶灯笼般的通透、睿智和哲思。那条“逝者如斯夫”的江水从何而来?

传说中的三闾大夫屈原,正是从长江三峡里的秭归走出来,开始他的“上下求索”的。那正是我母亲的家乡。而生于贵族之家的屈原对长江及湘、资、沅、澧的感同身受,无疑与他的流放生涯紧密相关。一首《涉江》,道尽了他放逐生涯中的愁苦、孤独和凄惨。那条浩浩长江又从何而来?

历史上几乎每个诗人、名人都与江河有缘,却并非每条江河都有这种幸运。浔阳江之于白居易,多瑙河之于约翰·斯特劳斯,密西西比河之于马克·吐温,哥萨克的顿河之于萧洛霍夫,都是一种永恒的象征。即便桨声灯影、仕女如云的秦淮河,也被朱自清悄没声儿地盖上了一方铃印。云南没有孔子,当然就没有孔子到过的江流,没有屈原,也就没有屈原涉

江而过的河段。对云南的大江大河追根溯源，找不到名人文化的脉流与光辉。云南大大小小有一百多条江，翻开滇地的历史，却不见大江大河的波浪在历史的长河中波翻浪滚，有的只是南诏大理国的洱海帆影和滇池渔火。这多少有些蹊跷，也未免让人失望。

不知情者总道滇地乃山地，岂不知云南正也是江河之源，流水之乡。这里山大谷深，有山便有谷，有谷便有水，大江大河总与大山大岭相伴而生。有了滇西北的横断山，便有了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之奇观；金沙江浩浩荡荡一路东行，汇入太平洋时已有了一个大号名曰长江；怒江接纳了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和数不尽的亚热带溪流，一往情深地奔向印度洋；澜沧江流入东南亚，成为号称东方多瑙河的湄公河，最后汇入南海。而有了滇东南的乌蒙山，便有了滇东山谷中那毫不起眼的珠江之源，那里涓涓水滴如珠，一方水泽似镜，倒与珠江的美名暗暗相合。有了滇南的哀牢山，便有了一直南下经老街到河内最终注入东京湾的红河。至于大江大河的支流，更是遍布云南的山山岭岭，密如蛛网。造物虽然严峻，有时却又聪慧而公正。在云南，它竟把雄起与跌落、静止与流淌、无声与韵律、贫穷与富庶安排得妥妥帖帖，相得益彰。它让大山封堵了高原，让这片山地孤悬于唐诗宋词的磅礴与纤丽之外，却又对这片高原宠幸有加，让它凭借一条条大江大河与整个世界相连相通——不知那是不是造化有意为之的另一部诗篇？

于是，大度的云南，无私的云南，那古老而又生生不息的流水，那旺盛而又浓酽如漆的精血，便东出三峡，流溢在湘楚大地的笙歌琴韵和江南水乡的丝竹管弦中；又西越国门，挺

立在缅甸、老挝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间；它一脉往南，凝就了泰国、越南沉甸甸的谷穗和海岸线上一片又一片美丽的沙滩；而当它逶迤东斜，便摇曳成了五岭以南的蕉风椰雨和渔歌晚唱。就像蓝色的多瑙河浇灌出了欧洲几乎所有的大都市一样，由云南出发的江河也滋润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南宁、广州，甚至仰光、河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亚洲水塔”的云南水系浇灌了几乎整个南中国甚至东南亚的大江大河，孕育了长江以南甚至整个东南亚的文明昌盛，甚至东渡扶桑，滋润了日本列岛的稻谷文明——近年来，一批又一批日本学者来到云南，探寻他们民族的源头。

三

在云南江河的家族中，固然有名门大家，更多的却是数不清的无名之辈。走在云南那些偏僻的、至今也没人命名的山地里，我常常会遇到一条又一条小溪小河。

我在云南最早认识的一条河叫马过河，那不过是金沙江的支流牛栏江的一条支流的支流。它是那么土气，那么不为人知，又是那么荒芜和贫穷。可就在它的两岸，在不断改变着的道路上，却演出了无尽的人生故事——从秦开“五尺道”到世纪之初的小火车路，从六十年代的铁路到九十年代的高速公路。在六十年代末那些日子里，它挟带着风雨雷电也挟带着万般柔情，无声地在我胸中在我枕畔流淌，至今我仍能感到它对我心灵的润泽、冲刷和淘洗。

普通的地图上当然找不到马过河的名字，认识它，必须走进云南的大山。头一次，我是在一列火车上看到它的，那时它